

新与老

□丁一

孙谦,市某职能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办公室主任,精明能干,年富力强,一表人才。可在单位里,他像是个出气筒,被所长批评如家常便饭。单位人私下评价,含蓄点说“他太有涵养了”!直白点、刻薄点说他“名牌大学白读了,窝囊”!可他好像毫不在意,工作勤勉,神清气爽。

所长姓吴,军转干部,说话做事正步走。工作作风简单,脾气暴躁,批评部下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轻者训斥,重者辱骂,搞得和部下就像老鼠和猫的关系。就连所里唯一的副所长,都尽量避开他,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实在甩不开的,需要请示所长的分内工作,都尽可能让孙谦去说,得到答复后自己再去部署落实。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全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年年先进。尤其本市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期间,所长带领全所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为在较短时间内扑灭“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上级主管部门表彰。

一年后,所长被提升为副局长,经他推荐和民主测评,新所长由孙谦接任。所里又有议论了:“所长为什么不是现任吴副所长,而是越级提拔孙谦?原来……是靠窝囊换来的尊严。”各种怪话,议论都有,褒的不多,贬的不少。每听到这些,吴副所长都立马予以制止:“别瞎议论。孙谦这人,外柔内刚,人才难得。当上所长,名正言顺。”

工作正式交接好,老所长开车接所长来到近郊一个环境幽静的山庄。共事好几年了,彼此之间这样纯私人关系的小聚,还是头一回。

老所长:“这次我们敞开谈,推心置腹。敞开饮,一醉方休,回去找代驾。怎样?”

新所长点点头:“那敢情好。”

边吃边聊,频频举杯。舒适的环境,轻松的氛围,可口的酒菜,彼此仿佛一下子热络起来,往时那些生硬的、公文式的话语,此刻变得那么温馨和自然。

“公司里对你的议论都不少,我想知道,你怎么看的?要说实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所长盯着新所长的眼睛说。

新所长:“说我窝囊,大

家知道,不说了。至于对你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有我的看法。”

老所长没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新所长:“你呢,对部下批评,有对的,也有错的。因为你太急,听风就是雨,缺少询问和调查,这是欠妥的。训斥和漫骂,粗暴打断部下的解释,不应是现代领导者风范。对自己,都是极大的不尊重。”

老所长:“你怨恨过吗?”

新所长:“有。人嘛,老挨骂,谁会舒服?不过,看开了,就释然了。”

老所长:“有没想过跳槽?”

新所长:“说实在的,凭我年龄、历练、名校背景,换个环境也许不是很难。但我从没想过。首先,单位待遇不错,实惠。再者,你虽然有时让人很难堪、伤自尊,但你对谁都如此。经济上很干净,不像某些但凡有点权就利己到极致的……还有,你安排我对几位困难老职工的抚恤照顾,尽显悲悯之心,让我很感动。”

老所长:“但是……”

新所长:“……但是,你刚愎自用,自控能力差,手握权柄却不会换位思考,搞得班子成员中气氛都那么紧张。如果能改变这些,你会是位德才兼备的好领导。”

老所长:“可你从未申辩过,事后也没解释过。”

新所长:“在你气头上,解释没用,凭你个性那是火上浇油。如果是我错了,该骂;要是觉得自己没错,你说什么我权当没听见……过后更没必要解释,反正事情都过去了。”

老所长:“原来你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呀!”

新所长:“我始终觉得,简单粗暴,强词夺理,不代表强大,是脆弱,是另一种自卑。”

老所长:“这才是你的心里话。”

新所长:“我说的都是心里话。现我当了所长,你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呀。”

老所长:“那……不对你顶头上司说句好话?”

新所长:“好的,坚守。不好的,摒弃。新的岗位,新的面貌,新的形象。”

老所长:“你不窝囊。应该说,你是诤友,是真正的强者。”

新年光荣榜

□唐胜一

牛爹看着电视还心烦气躁,时而刷手机,时而起身,在屋内走来走去。“唉——”他长叹一声气,去了厨房问老伴:“你说儿子会回来过年不?”老伴一边炒着锅里的菜,一边回答他:“会的。”他说:“今天都过小年了,还没回来,到底要哪天才回啊?”老伴提醒道:“儿子不是把改签车票的截图都发给你了么?”

对的,问题就出在这车票改签上。“都已经改签两次了,再改的话,说不定就改成退票了。”他见老伴忙着给菜出锅没回话,便又接着说,“咱家已经三年没过成团圆年了。不行,这次非得过个全家团聚年。”

晚上躺在床上,牛爹辗转反侧没法睡,干脆又跟老伴商量着说:“要不,我俩带着孙崽去深圳,跟儿子、儿媳去一块团聚过好年不?”“不行不行,我把年货都办好了。”“那不都是儿子儿媳爱吃的腊牛肉、腊猪肉和油炸泥鳅、去壳田螺嘛……都带去深圳,不就浪费了么?”“好好好,你想得周到,这下可以睡觉了吧。”

他们说走就走,好在暑假领着孙崽去过深圳一次,可谓轻车熟路了,乘高铁到深圳,下高铁出站台再搭乘出租车就能直接到达儿子的工厂大门口。

牛爹掏出手机拨通儿子电话:“春儿,你在厂里不……哦,你正跟老板在谈工作?我和你娘,你儿子都在你厂门口了……”

儿子牛逢春见到家人挺高兴,但嘴上却说:“爸,妈,你们搞突然袭击啊?”

牛爹接茬:“咋啦,你们不回,还不让我们来么?”

“不是不是。”牛逢春说,“应该先给我个电话,我好去接站嘛。”

牛逢春看着一旁的老板,这才想起向老板做介绍:“老板,这是我爸妈和儿子,他们见我还没回家过年,便急着来这跟我过年了,而且还是来个突然袭击,真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老板热情地握着牛爹的手,说:“欢迎大爷大娘和小宝来这里过年。要替阿春说明来情况,这些天他确实工作忙,脱不了身。我本来是准了假,他都不得不一改再改行程。现在你们既然来了深圳,那就更好啦。阿春不用回老家过年,厂里的事情我也就放得下心了。大爷大娘,我真要好好感谢你二老啊,你们这是对我工厂的最大支持!”

老板随后叫秘书带着相机赶了过来,吩咐道:“你给大爷大娘好好合个影,洗成照片,贴在全年工厂光荣榜上。今年新增一项内容,就叫‘好父母’吧。”

牛逢春更高兴:“爸,妈,你们要上厂里光荣榜了!我今年还没上过呢。”

牛爹二老听着很陶醉,并排坐在长条凳上,乐呵呵地听从秘书的摆布,成功地拍摄出一幅阳光灿烂的靓照。

只灰绿色的鸟

□紫小耕

绣花针般的蒙蒙细雨,给天地间缝了个无边际的雨笼子。我在笼里望烟雨,雨丝带来森林和田野的味道,新鲜极了;那双矫健的燕子也在笼里,它们在阳台斜对面的另一户人家的小阳台上,筑了巢。

它们轻声细语,一和一唱。这鸟鸣,伴着沙沙细雨,宛转在湿冷的空气中,它们在谈情说爱,还是在细聊新巢中的诸多琐事?我不得而知。

我搬来这儿有些年头了。刚来的时候,临着小区附近,有几个工地在开工,早上7点半开始,打桩机就铿锵锵地,一下一下敲着那些高耸的水泥桩子,将它们一根根深深地敲入到厚实的泥土里。紧接着,电钻也开始吱吱吱地叫嚣起来,与打桩机遥相呼应。那时候,没有燕子在阳台上筑巢。

我看见过白鹤鸂鶒着黑白相间的长尾巴,在阳台的护栏上闲雅地踱步,那晶莹剔透的眼睛,亮亮地瞅着阳台的山茶花。它那样亲切,以至于我以为它会喜欢我的阳台,留下来三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但是几分钟

后,它就张翅朝天空飞去。

阳台不时飞来一些漂亮的鸟儿。长尾缝叶莺来过。它们在我养的盆花间跳跃,褐粉色的头在茉莉花骨朵间攒动,开始我以为有一朵万寿菊不小心开在夏天里了,定睛瞧了,才明白那是长尾缝叶莺。它唱歌给茉莉花、小紫苏和昙花听,盆花们当然喜欢它,但是它也飞走了。还有什么

画眉鸟、鹁鸬、暗绿绣眼鸟……都曾经在我阳台上的花草间歇过脚。

麻雀当然来过,但即使平常如它们,也没在阳台上留驻哪怕长一分钟的时间。

我和阳台上的花儿们都喜欢这些远方的客人。它们是那样美丽,跳动着、灵巧的躯体,艳丽或平实的羽毛,清亮的鸣啾声,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但是它们的家园不在阳台的花丛间,也不在小区里任何一棵矮树上。机械锐利的声响,汽车的鸣笛,马达嗒嗒,各种排气管大口大口吐出的灰的、黑的烟味,把它们驱赶得远远的。就连我自己,偶尔也会被突然而至的工地上传来的某个恒当声吓一跳呢。

日复一日,正当我已对工地和工地的、马路上的种种嘈杂习以为常,却意外地发现,高档楼房已经亭亭玉立在隔着马路的新小区里了。新建的小区无论建筑物还是景观,错落有致,小径幽曲而精致秀丽。在它的映衬下,我居住的小区竟有点日落西山的沧桑。

……船在早上9点靠到对岸。“才几分钟,时间太短了!”孩子们都这样嚷嚷。没办法呀,河道只有这么宽。船夫伯伯一边笑一边抛锚,说,赶紧下船吧,不然鸟儿们都不等你们了。

那天我带儿子参加活动,去刚成立不久的翠亨国家湿地公园观鸟,他们就这样一边抱怨、一边向往。

在湿地公园,我们用8倍望远镜,观看了在滩涂上、水草边翩翩起舞的白鹭

和苍鹭,它们体态优美地踩着浅水,悠闲地、自由自在地东逛西瞧。抬脚,再缓慢地伸进清澈见底的涓流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它们橘色的脚,以及羽翎上明晰的条纹。有时候它们呆立在水里,一动不动,任凭我们一组十几个人轮流在超高倍放大镜上仔细地饱了眼福。

我发现,其实许多的鸟儿,是青睞定在一个枝头的,它们可以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甚至长达几十分钟。我家的阳台,还是没有那份静谧啊,鸟儿们不肯驻足。

观鸟活动结束,我们回来。邻居在装充电桩。哦,忘了说了,地下车库里,许多公共停车场里,如今新装了一排排崭新的充电桩。

妈妈,我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儿子眨着眼,神秘兮兮地说,那是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用的,环保!

儿子的话刚说完,树杈上忽然飘下来一坨东西,结实实地落在了儿子的头顶上。妈呀,是鸟屎!儿子尖叫一声,做呕吐状。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中了好彩头。他逃也似的一溜烟跑回去,说要赶紧洗头。看着小男孩的背影消失在远处霞光里,我抬眼望了望头顶的芒果树,一只灰绿色的不知名的鸟儿,正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上。



小时光（油画） □许永城

秘密

□新雪明

冬日午后三点,阳光喧腾腾的,整个世间像一个巨大的、刚出锅的白面馒头。

我推车出院门的时候,对门邻居五岁小男孩洋洋站在大门口,手里拿着一辆玩具铲车。听到响声,他那双大眼睛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我故意不去看他,低着头把车架安好。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大眼睛始终在我身上打转,似乎想要挖掘出什么线索。

巷子里静悄悄的。这个时间点基本是没人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我紧抿着嘴唇,抱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用钢丝紧紧固定在车上。卖了半辈子糖葫芦,怎么着这“刘记糖葫芦”的名声也传播在外。每一颗山楂都经过我精挑细选,圆滚滚、红彤彤,在外面裹一层亮晶晶的糖衣,一入口,酸甜软糯甜到心里。

洋洋仍旧看着我。虽然他避开他的眼神,但余光和第六感清晰地告诉我这个事实。就像以前平常一样,他会目送我跨上车出发,直到转弯驶出他的视线。

就在我准备跨上车扭动电门的时候,一个声音传进我的耳膜。

“你是哑巴吗?”

我花了半分钟的时间,确定这句话出自洋洋的嘴巴。我不置可否,又一次扭动电门。

“爷爷,你是哑巴吗?怎么不说话?”

我又一次听见了相同问话。活了六十多岁,第一次有人说我是个哑巴。

我脚撑地,一脚踩在踏板上,扭头看着眼前质疑我的小男孩,想用成年人的语气怼回去。紧接着,老伴拉长脸、恶狠狠地跟我说的话在耳边响起。

“这辈子,不许跟对门他们家任何一个人说一句话。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对门这个小男孩洋洋还在襁褓中时,他家的狗狗在我家大门口“惠赐”了一堆粃粃。接下来,这事儿一来二去,几代人参战、破口大骂,结果就是我和老伴都成了洋洋眼里的“哑巴”,再不同他们有任何交流。这是孩子小小的内心里认知不到的旧事了。

我第三次准备扭动电门。

“爷爷,你是哑巴吗?可我看到你跟别人说话呀。”

看来洋洋今天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不回答,或许还会有第四问、第五问。我松开电门,索性从电车上下来,支好车,走到离洋洋一米远的地方。我

再不说话,就真成了哑巴了。

“你看到我跟别人说话,还怎么说?”我的语气不阴不阳。

“那你怎么从来不跟我们说话呢?”洋洋仍旧天真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个尚未明辨是非的孩子解释大人之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我调整了一下语气。“这不是你一个小孩该操心”的事情。”我尽量语气平缓下来。

洋洋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爷爷,你的糖葫芦看起来真好吃。”他的注意力转移了。“那当然。谁不知道我‘糖葫芦刘’的名声。”我有些得意。

“我能吃一串吗?”“你有权吗?”

“我没钱。要不我跟妈妈要钱去。”“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一连串地反对。

洋洋眼神里渴盼的火苗渐渐暗淡下去。我心里一紧,骂了自己一声,从草靶子上取下一串糖葫芦,递到洋洋面前。

“给你,不要钱,但是有个条件。”我说。

“什么条件?”洋洋眼睛里又升腾起希望。

“我给你糖葫芦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尤其是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紧绷着脸,严肃地说。

“不说,肯……定不说。”洋洋说肯定两个字的时候,拉长语调,加重了语气。“那好,给你。”

洋洋接过糖葫芦,咬了一颗,吧唧吧唧咀嚼着。脸上是满足的神情。“太好吃了!”我满意地笑了,转身要走。

“爷爷,你玩玩具吗?我把玩具给你玩。”洋洋突然把手里的玩具铲车递到我面前。“玩具?”我懵了一下,还真没玩过。我接过来,在手里摩挲着。

“爷爷,记得,这是咱们的秘密哦!”洋洋神秘兮兮地说。“嗯!秘密!”

“拉钩!谁也不许说出去哦!”洋洋伸出右手小指头,阳光包裹着他整只手,他的手温暖泛着光晕。我也伸出右手小指头,勾住他的小手。

“说话算数,一百年不许变!”洋洋拉着勾摇了摇,伸出大拇指,跟我的大拇指碰了碰头。

我们之间好像有了某种默契。以后我出门的时候,只要巷子里没人,我跟洋洋就会聊一会。我给他糖葫芦吃,他把玩具让我玩。我们很开心。

这个秘密能永远保持下去吗?或者……还需要保守下去吗?

我调理方法,先是小心地摸摸这、捏捏那,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接着,慢慢地晃动两只手,轻轻地揉着、拍打着两只胳膊和后背……再慢慢地左右摆动身子,伸伸胳膊,直起腰……

也许是因为他当了大半辈子的体育老师,退休后又经常锻炼身体,身子骨还硬朗,又或许是摔的没伤到要害处,渐渐地,他竟能慢慢悠悠地扶墙站起来了,腰也不那么疼了。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移动双脚,缓缓地步出房间,又挪到厅里,继续做刚才的动作……又过了半小时,终于可以慢慢地走动了。

直到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昏昏头了,刚才找这找那的,咋就没想到打120呢?

不过,日后他年纪更大些、又或是摔倒根本动不了,光靠找120,还行吗?

入画（摄影） □唐珩



找谁好?

□海华

弄热闹些。也选看些入眼的电视节目。

中午近十二点了,煮点饭,炒个青菜,偶尔整点小肉小鱼,就是午餐了。两点过后,午休结束,他哼着小曲,又慢悠悠地出门,找老友或老同事喝茶,或打打牌、逛逛街,有时也到县老干活动中心走走,一下午就打发

了。晚餐有时在家弄,有时与牌友们小酌,八点来钟慢慢悠悠地走回家。洗完澡,换下的衣服让洗衣机搞定,接着看看报、刷刷手机,十一点左右慢慢悠悠地上床,与被褥相伴啦。

每一天,他大都是这么过的。他常对老友们说,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简单一些,简单就好,简单就是幸福。

可这天早上,他慢慢悠悠地起床,站起身穿裤子时,一不小心,“啪”的一声,摔倒了。他觉得后背脊梁疼得直不起腰来

……定了定神,首先想到用床头柜上的手机给儿子或女儿打电话,正想按号码却自个哑然失笑,他们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远水解近渴呀。

过了一会儿,稍微缓过神来,他给县城唯一的一位亲人打电话。一接通,传来外甥有些焦急、也很关切的声

音:“舅舅,啥事呀?我陪领导下乡镇了,正在路上呢。”他一听,轻轻地“哦”了一声,没事,没事。

他试着挺起身子,还是疼,慢慢悠悠地扶着床边,在木地板上坐下来。想了想,试给他在某公司当经理的学生打电话,想让那位平日走动比较多的学生来一下家里。只听电话那头是学

生压低了的语音:“我在开会,老师有啥急事?”

他心一紧,上班时人家正忙着,哪顾得上你一个老

头呀,便放缓了语气,说:“没啥,你